

(三) 卷之三

塘村金書

第六冊

上海圖書館藏
編建人：文獻部



清李光地 撰 陳祖武 點校

榕村全書

第六冊

福建人民出版社



第六冊目錄

榕村語錄（下）／一



榕村語錄(下)目錄

卷之十五

春秋一……………七

卷十八

宋六子一……………六九

卷之十六

春秋二……………二九

卷之十九

宋六子二……………九七

卷之十七

春秋三……………五一

卷之二十

孝經……………六二

諸子……………一二八

諸儒……………一二〇





道釋……………一三六

卷之二十五

性命……………二六三

卷之二十一

史……………一五八

卷之二十六

理氣……………二八五

卷之二十二

歷代……………一八五

卷之二十七

治道一……………三一三

卷之二十三

學一……………二一七

卷之二十八

治道二……………三三八

卷之二十四

學二……………二三六

卷之二十九

詩文一……………三六五

卷之三十

詩文二 韻學附

……………三九一

榕村語錄跋

……………四一八

榕村語錄跋二 ……………四二一



榕村語錄(下)

榕村語錄(下)目錄

卷之十五

春秋一……………七

卷十八

宋六子一……………六九

卷之十六

春秋二……………二九

卷之十九

宋六子二……………九七

卷之十七

春秋三……………五一

卷之二十

孝經……………六二

諸子……………一二八

諸儒……………一二〇



道釋 一三六

卷之二十五

性命 二六三

卷之二十一

史 一五八

卷之二十六

理氣 二八五

卷之二十二

歷代 一八五

卷之二十七

治道一 三一三

卷之二十三

學一 二一七

卷之二十八

治道二 三三八

卷之二十四

學二 二三六

卷之二十九

詩文一 三六五

卷之三十

詩文二

韻學附

……………三九一

榕村語錄跋

……………四一八

榕村語錄跋二

……………四二一



榕村語錄卷之十五

春秋一

古史書事，月日而已，無以時者，惟魯之舊史名春秋。意者，魯史記事以時歟？自記。

聖人刪述六經，都是一以貫之。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詞，直是聖人胸中權衡，絲毫不差，游、夏等下筆，便恐不能不錯，奈何。

觀「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詞」，則知贊易，定禮、樂，游、夏尚能爲助。至春秋，門弟子以爲可存者，夫子却去之；以爲可去者，却存之。裁決精到，非游、夏所能與。

孔子作春秋，一筆寫成。所謂「筆則筆，削則削」，兩「則」字，見他快。人情天理，歷代禮文，明白精熟，不假思索。聖人用功却在大易，看「韋編三絕」可見。

春秋最是難看，無一點文采，不過幾箇字眼，顛倒用得確，便使萬世之大經大法，燦然具備。微而顯，顯而微，一歸義理之精，無非自然之則。

一部春秋，不過幾個字換來換去，數之可了。這幾個字忽如此用，忽不如此用；忽用，忽不用。參互錯綜，遂千變萬化。曲曲折折，精義入神，不可思議，又至穩至當，極合人情。即以此盡天下之事，類萬物之情，通性命之理。

論語有十數章，便是春秋義例。如八佾「雍徹」，陳恒「司敗」，崔子、子文，冉子退朝，「正名」，「爲衛君」之類，不獨大義朗然，即詞語輕重婉直之間，都是義例。如臧文仲竊位舉其大，「微生高不直」舉其小皆是。別的經書，都是據理而談，待人以事實之。此經却是現在日用間事，立朝理家，往來酬酢，大經大法，微文小節，經權常變，一舉一動，一名一號，無不本之天理，合乎人情。直是人生要緊切務，斯須不可離者。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

〔一〕「恒」字疑衍。論語中無「陳恒司敗」一章，似指「陳司敗問」章。

之矣。」學者緣是，謂夫子周游諸侯之邦，採其國史而作春秋，誤也。如果夫子參採乘、檮杌之文而修春秋，楚文以上，晉獻以前，剪並諸姬，滅翼作晉，其事甚章，夫子何用隱之而沒其本乎？荊於莘之役始書，始通也。晉、秦以暨吳、越，凡其人經之先後皆然。推此，則有赴告而後有書，舊史有書而後春秋有筆。不以他史益國史，故事有沿故而遺，其以聞見覈所因，故事又有革舊而審且信也。自記。

春秋一書，直是人生不可須臾離者。凡說夫子竟操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非褒貶，怎生峻厲，都是膜外話。夫子不過是該稱君，該稱臣，還你個本分便是。所以說「必也正名」。當時禮法蕩盡，冠履倒置，聖人不別作一書，即用現成魯史，爲之筆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各得其安。不過不肯一毫苟且假借而已。吾輩作文章，第一件是不要捏造粉飾，有一句說一句。稱乎其人與事，凡稱謂、官爵、名字、年月之類，無一不停當，便是一篇好文字。

春秋字字皆經稱量，又義精仁熟，恰當事理，字面上下增減，變不變，稱名辨物，俱是化工。如陳司敗問昭公知禮，曰「知禮」，爲尊者諱也。及司敗指出娶同姓，輒自引過，所謂「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娶同姓爲非禮，

固昭然不沒，而臣子之分亦得。此便是春秋義例。又如唐平淮西，前後四年工夫，而韓文公作碑略之，似今日發兵，明日即捷者。及後，又有詳敘日月處。淮蔡內地，聚天下之力，四年而後克之，作文者尚鋪張揚厲，豈不辱國？此等處直學書經不書年月體，一跳便跳過許多年、許多事去，其義則出自春秋。

史書惟春秋當法。年下書時，時下書月，月下書日。有以兩日赴者，則書兩日；有災眚經幾日者，則書某月；有無關輕重者，則不書日。

古書於字句間不能無錯，惟六經無錯處。春秋於本文錯者仍之，却無奈他何。孔子於子陽曰：「吾知之，此公子陽生也。」子貢云：「既知之，何不改之？」子曰：「如不知何？」孔子問人「如何以報德」，及「如不知何」，都令人不能答。溫公作通鑑，自以爲得春秋之遺，而其中不合者無數。如生前即稱諡，此最不可。春秋未經筆削，想亦是如此。邾儀父與隱公盟時，未有爵也，至齊桓公請於王而命之，始稱子。如何於未有爵之先，即以爵稱之？書曰邾儀父，稱其名，得其正矣。問：「春秋若無傳，不幾廢乎？」曰：「惡！是何言也？二百餘年事，不曉得何妨！如今何曾曉得五帝以前事？聖人存其大經大法，以扶

世翼教，事迹固不足論。」

有言某治春秋，於比例上差有工夫。曰：「此最要緊。豈止春秋，凡經書皆然。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不是相比，則道理不能見得確實。況比事屬詞，春秋之教乎？聖人文章，隨處不同。褒與貶不同矣，貶之中亦自不同。有貶至十分者，有九分幾釐者。又不是特意做文章，恰是事理應如此。所以說春秋王道之權衡，是秤量過的，絲毫不差。如今說昌黎文爲六經之文，其道理如何比得六經？而作文之法，却有六經之意。字不虛下，言有倫次，惟六經爲然。文章要得此意，有當多說者，有當少說者，有當刪去不說者，其前後次第，都要安排妥當，最是要緊。」

胡文定解春秋，豈爲無功？只是說夫子那樣嚴刻利害，却不然。看來純是一片忠厚之心，有一絲合於善，便獎許之恐後，其仁愛至矣。至「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皆說作聖人託南面之權，爲見之行事，非也。謂他書託之空言，不若春秋皆是列國實事，有可考證，功罪易見，義理易明耳。史記：「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說者謂春秋由事迹上推見人之心曲，所謂「誅